

电子图书



信息技术的结晶

人类文明的载体

网络的基本资源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

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。从五十年代起，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，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。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，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。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，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。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，为学人所熟知，毋需赘述。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，难见系统，汇编为丛书，才能相得益彰，蔚为大观，既便于研读查考，又利于文化积累。为此，我们从1981年着手编辑刊行。限于目前印制能力，1981年和1982年各刊行五十种，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。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。由于采用原纸型，译文未能重新校订，体例也不完全统一，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，都一仍其旧，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。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，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，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，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。希望海内外读书界、著译界给我们批评、建议，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1982年1月

物性论

第一卷

序诗(1—145)

罗马的母亲，群神和众生的欢乐，[序，对维娜丝——自然的创造力——的祈求]

维娜丝，生命的给予者，
在悄然运行的群星底下，
你使生命充满 航道纵横的海洋，
和果实累累的土地，——
因为一切生物只由于你才不断地被孕育，
只由于你才生出来看见这片阳光——
在你面前，女神啊，在你出现的时候，
狂暴的风和巨大的云块逃奔了，
为了你，巧妙多计的大地长出香花，
为了你，平静的海面微笑着，
而宁静的天宇也为你发出灿烂的光彩！
因为当春天的容貌刚一出现，

而养育万物的风也从西方无阻地吹来，
天空的第一群飞鸟，为你所迷，
就歌唱你的到来，啊，女神，
牲畜变野了，就在快乐的田野奔跳，
或者涌过满满的湍流。
骤然为魅力所驱，
所有的生命都跟随着你，
走向任何你带头前往的地方，
这样，遍历洋海，群山和急流，
遍历禽鸟的巢林和绿色的原野，
在每个胸中燃烧起爱情的引诱。
你不断带来无数世代的生物，各如其类。
既然只是你统御着宇宙，
没有你就没有什么能生长
而来到这明亮光朗的境界，
也没有什么欢乐的或可爱的能生出来，

罗马的母亲“*Aeneadumgenetrix*”直译应该是“爱尼亚斯及其子孙的母亲”。爱尼亚斯（*Aeneas*）是古典神话中 *Anchises* 和 *Aphrodite*（即维娜丝）的儿子；他是荷马所歌咏的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之一，是罗马的建立者。古罗马诗人维吉尔（*Virgil*）曾用一篇名“埃尼依特”（*Aeneid*）的诗来歌咏他的事迹。

生命的给予者（*Alma*）；维娜丝（*Venus*）是古罗马的园地与春之女神，被罗马人视为即希腊神话中的爱与美之女神亚佛罗台特。

“*..concelebras*”，贝里认为不是“使生命充满……”而是“用（维娜丝）自己充满……”。

明亮光朗的境界“*diasinluminisorasexoritur*”（22—3）：直译应该是“来到这明亮光朗之岸”；*oras*（岸）意在暗示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界线，所以这句的意思就是“来到这个阳光灿烂的世界”。

所以我渴求你和我合作这诗篇，
我要冒昧地用它来论说自然，
以献给我的明米佑；是你愿望他
在他一生中任何时候都美德胜人——
因此，神圣的，请给我的诗章
以不朽的魅力。同时让全世界各地
一切战争的野蛮行为都停息下来，
因为只有你才能够
给予安静的和平来帮助人类，
因为那指挥着战争的野蛮行为者，
那有力的战神，他常常地
把他的强壮的身体投进你的怀抱，
为爱情的永恒创伤所征服，——
在你怀里，翘起头来张开嘴
用他的眼睛注视着你，
他的贪馋的眼光啮食着爱情，
他的气息贴住你的双唇。
当他这样躺着的时候，我的女神，
用你神圣的身体从四围从上面把他拥抱，
从你两唇倾吐出柔和的声音。
来为罗马的人争取和平！光辉的女神！
因为，在国家多难的时日。
我就不能从事于我这件工作，
而思绪不被骚扰；在那种事变中，
这个明米佑家族的光辉的后裔
也不能疏忽国家的事务。
当人类在大地上到处悲惨地呻吟，[伊壁鸠鲁和宗教]
人所共见地在宗教的重压底下，
而她则在天际昂然露出头来

用她凶恶的脸孔怒视人群的时候——
是一个希腊人 首先敢于
抬起凡人的眼睛抗拒那个恐怖；
没有什么神灵的成名或雷电的轰击
或天空的吓人的雷霆能使他畏惧；
相反地它更激起他勇敢的心，
以愤怒的热情第一个去劈开

明米佑（Memmius）是古罗马政治家，文学与艺术的保护者，卢克莱修的长诗就是献给他的。明米佑本来已经是伊壁鸠鲁的信徒，卢克莱修想用这诗来在理论上进一步帮助他建立信心。

卢克莱修这首诗是他死（约公元前 55 年）后发表的，诗的未完成的形式表示他在死前那一段时期在从事这工作，当时凯撒正在高卢（今法 兰西）征战，但卢克莱修所谓“多难”恐怕是指他心中想到的即将到来的内 战的风暴。

指伊壁鸠鲁。

那古老的自然之门的横木，
就这样他的意志和坚实的智慧战胜了；
就这样他旅行到远方，
远离这个世界的烈焰熊熊的墙垒，
直至他游遍了无穷无尽的大宇。
然后他，一个征服者，向我们报导
什么东西能产生，什么东西不能够，
以及每样东西的力量
如何有一定的限制，
有它那永久不易的界碑。
由于这样，宗教现在就被打倒，
而他的胜利就把我们凌霄举起。
[对明米佑的希求] 我知道很难用拉丁文的诗句，

来把希腊人深这的发现说出，
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文字
必须找寻新的词来适应事物的新奇；
但你的品德和那给我以意外欢乐的
你的甜蜜的友谊鼓励着我，
去忍受一切辛苦和多少个不眠之夜，
尝试着用什麼语言什麼歌唱，
我能否终于为你的心灵揭露出那明亮的光，
给你用来观察隐藏在中心的存在内核。
至于其他的，就请这些来作真实的判断：
不被吵扰的耳朵和无牵无挂的专心一意，
以免我这些忠诚热切地奉献给你的礼物，
在你还未能了解之前便受到轻视；
因为我将为你证明
关于神和天的最高定律，
我将为你揭示事物的始基，
自然用它们来创造一切，
用它们来繁殖和养育一切，
而当一件东西终于被颠覆的时候，
她又使它分解为这些始基。
在我的论说中我想把这些东西叫做
质料、产生事物的物体、

原文“claustra”是门闩，或门上的横木。此处是譬喻的意思：冲进自然里面去发现它的秘密。

“世界的墙垒”，卢克莱修把世界设想为一个圆球，它的外层是火热的以太的旋流。“这个世界”只是指我们这个世界，即宇宙中无数世界之一而已。

永久不易的界碑（alteterminushaerens）（i.77）意思是“深深地埋入地里面去的界碑”：“terminus”是田地之间的界限标志。

所谓关于神的定律，是指那证明神不干预人事的定律，不是指神用来统治人的定律。

事物的始基（rerumprimordia）是“事物的最初的起点”，即原子。

事物的种子或原初物体，
因为万物以它们为起点而获得存在。
[宗教上的亵渎行为]我恐怕你也许以为我们
正在走上一条不虔敬的道路，
前往罪恶的思想的国度，
但是，正是宗教更常地孵育了
人们的罪恶的亵渎的行为：
[伊菲贞尼亚的牺牲]有一次，在奥里斯，那些公推的首领，
英雄中的英雄，达拿亚的头目，
用血染污了歧路贞女狄安娜的圣坛，——
用被杀害的亚迦迈农的女儿的血；
她感到她头发上的圈带，
和那飘垂在她两颊上的带端，
她看见祭坛那边她忧容满面的父亲，
和那些把利刃藏在背后的巫师，
和所有看见她而泪痕满面的人，
她恐怖得半句话也说不出，
她双足无力地跪下了，
即使她乃是国王的第一个女儿，
此时也不能救她一命。
他们把她拉起来，
把那颤慄的少女抬往祭坛——
不是伴以庄严的仪式和婚礼的咏唱，
而是一个无罪的女子被罪恶地杀害，

一个父亲在她新婚的日子 把她砍倒，
把亲生女儿作为一个献祭的牺牲，
来给远征特洛伊的舰队祷求顺风；
宗教所能招致的罪恶就是这样。
而且将要有一天，那时候
你也会被巫卜的吓人的鬼话所迫，
而力求离开真理和我。
就是现在他们也能捏造多少梦兆
来破坏你的生活的计划，
用恐惧来骚扰你的全部幸福。
而这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：
因为只要人们认识不幸有它一定的止境，
他们就能用一些方法坚强不屈地
抵抗各种宗教和预言者的威胁；

此段故事见尤里披底的悲剧。亚迦迈农的女儿伊菲贞尼亚被带到奥里斯，口头上说是要她和亚基里斯结婚，其实是把她作为牺牲来祭神。

“圈带”是牺牲的象征。

“新婚的日子”，参阅上页注。

但现在他们却没有什么技能和武器，
因为人们据说应该害怕死后永恒的痛苦。
因为他们不知道灵魂究竟是什么，
是否它自己是被生出来的呢，
还是在人出生时它就从外面进来？
当我们死去时它是和我们同时死去呢，
还是落入奥尔谷 的暗影和那些空阔的洞穴，
抑或由神的意旨而进入畜生的身体，
象我们的诗人恩尼乌斯 所歌唱的一样——
恩尼乌斯，是他第一个
从那可爱的希里康山 上
带来一个光辉的常青之叶的桂冠，
在意大利各族中间永远享着盛名。
但即使是恩尼乌斯，在他不朽的诗篇里，
也宣言着亚基龙河 那些地窟的存在。
虽则他说我们的灵魂和躯体不能到达 那里，
而只有那些奇异地憔悴的魅影；
他还告诉我们怎样有一次从那些地方
老荷马的鬼魂向他走过来，辛酸地流泪，
用他的话揭露了事物的本性。
[将加以讨论的问题] 然则我们就必须去说明天上各种现象，
和那包含在日月运行里面的规律，
以及那催促地上一切生命的力量；
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以锐厉的推理
去看精神和灵魂是由什么所构成，
去看什么东西这样可怕地袭击
睡眠中的我们，痛苦中醒着的我们，
使得我们就象看见和听见在我们面前
有着那些早已被大地怀藏了白骨的死人。

奥尔谷（Orcus）即地狱。

恩尼乌斯（Ennius）是古罗马著名诗人。

希里康山是希腊南部高山，希腊神话中此山被视为诗和诗的灵感 的泉源。

亚基龙河（Acheron），即地狱河。

原文“quonquipermaneanimaenequecorporanostra”（122）：“permanean”一字的意思是“坚持下去”；
全句的意思是灵魂和身体在到达那里之前已经消散。

物质是永恒的(146—328)

能驱散这个恐怖、这心灵中的黑暗的，
不是初升太阳眩目的光芒，
也不是早晨闪亮的箭头，
而是自然的面貌和规律。

这个教导我们的规律乃开始于：

未有任何事物从无中生出。[甲、一般原理。第一个规律无物能由无中生]

恐惧所以能统治亿万众生，
只是因为人们看见大地宇寰
有无数他们不懂其原因的现象，
因此以为有神灵操纵其间。

而当一朝我们知道无中不能生有，
我们就将更清楚看到我们寻求的：
那些由之万物才被创造的原素，
以及万物之成如何是未借神助。

假如一切都可以从无中生出，[证明：一切东西都需要一定的种子]

则任何东西就能从任何东西产生，
而不需要一定的种子。

人能从大海升起，鱼类从陆地出来，
羽毛丰盛的鸟禽从天空骤然爆出，
牛羊牲畜，以及一切的猛兽，
就会漫山遍野到处都是；
同样的果子也不会老守住它的老树，
而是那一种果子都能从任何枝干
随便地换来换去长出来。真的，

[因为：1.它们有一定的实体；]如果每种东西不是自有产生它的物体，
事物怎能够每样都有它不变的老母亲？

但是，既然一切都从一定的种子产生，
所以每样被产生而来到这个光之岸的东西，
其来源乃是这一东西自己的质料，
自己的原初物体所寄托的东西。

不是随便什么都能从随便什么生成，
因为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独有的力。

[2.有一定的节季；]再者，为什么我们会看见大地上

春天洒满玫瑰，夏天布满谷穗，
而当秋天发出魅力时葡萄就成熟累累，
如果不是因为万物的一定的种子
在它们自己的节季必会涌集一起，
如果不是因为新的创造
只有显露在适当的时刻已到、

而怀孕的大地能够把它脆弱的幼类
安全地送上这个灿烂的世界的时候？
但如果它们能够从无中生成，
它们就会在反常的节季，
不可预见地骤然跳到世界上来，
既然没有原初种子被自然扣留住
不去在不利的时刻为孕育而交合。
[3.需要一定时间来增长；]如果生命是从无中长出来的，
那么生命的种子的结集也就

不需要一定时间来使事物长成：
小小的婴儿立刻会象成人一样行走，
从土地里会跳出一棵枝桠茂盛的大树——
这种闻所未闻的奇迹；但自然的律令是：
每样东西都从自己合法的种子缓缓长大，
借长大而延续它自己的种类。
从这里你就可以证实：
万物是从自己的物质长大并取得营养。
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地[4.和固定的营养；]
如果没有她固定的雨季，
就不会产生出那些使我们欢悦的东西，
而不论什么生物，如果得不到食物，
就再不会延续其种族而保全其生命。
因此，认为许多东西有共同的原始物体，
(象单个的字母是许多的字所共有)，
比起认为有些东西没有根源而能存在，
我们看到在道理上是更说得过去。
再者，为什么自然不能制备[5.也有一定的发育的限度；]
躯体巨大而能涉渡大海、
或者以双手就能撕开山岭、
或者活万岁而征服时间 的人物？
如果不是因为一切有生的东西
都有它的永久不变的原料，
从这原料能生出来的永远是有定？

[6.耕耘使土地更肥沃]最后，我们看见耕耘的土地
如何胜过那些未耕的荒地，
前者如何在双手的劳动底下
以它们更丰盛的果实报答我们；
在大地里面确实有许多东西的始基，
当犁头翻起肥沃的泥土筑起田畦的时候，
我们就促使这些东西生长出来。

如果不是这么样，那你就会看见：
许多东西无须我们的辛劳
就会自动地生成，并且形状更美。
所以应该承认无物能从无中生，
既然一切都必须有自己的种子，
从种子生长出来，生长到微风里。

[第二个规律：无物能归于无。否则 1. 一切东西都会立刻毁灭；]此外，
自然也把一切东西

再分解为它们的原初物体，
没有什么东西曾彻底毁灭消失。
因为任何东西如果是每部分皆不免于死，
它就会从我们眼前被骤然抢去而毁灭，
既然不需要什么力量来分开
它的诸部分，把它的结带松解。
但是事实上因为所有的东西
都是带着不朽的种子存在着，
所以自然不容许任何东西灭亡或崩溃，
除非一种外力用打击来把它粉碎，
或一种内力进入它空虚的小隙将它肢解。

[2. 世界也不会再被充满；]再者，如果“时间”，

那用岁月破坏世上一切的作业者，
是将全部消灭，将物质整个耗尽，
那么从何处维娜丝还能使许多世代的生物，
各如其类地复活到生命的亮光中来？
而当它们复活之后，巧妙的大地又怎能
以她古老的食物充实而养育它们——
按照物类的不同，各各给以适当的食品？
而大海底下的水泉，
或自远方奔流而来的内陆河流，
又怎能使深不可测的大洋永远水满？
以太又能从哪里取得东西来养育星辰？
因为已逝的岁月和无限的年代
一定早已把一切有死物类的形骸吃光：
但如果是“远古”已有那些种子
所有这些物类皆从它们吸取生命，
那些种子无疑地是永不会死，
也没有什么东西会归于乌有。

并且同样的力量会同样毁坏所有的东西，[3. 同样的力量会把一切毁坏；]
如果它们不是由永恒的物质所维系，
各部分都被束缚着，或松，或紧。
轻轻的一触会足以招致毁灭。
因为最微小的力量会使物的组织松懈，
如果在物里面没有半点不朽的东西。

但现在，由于原始组分 的钩链

是以不同的方式连结起来的。

而质料又是永存的，因此，

物就能保持自己安全不受伤害，

除非遇到一种强力足以破坏各物的经纬；

可见没有什么东西会归于无有；

在崩溃时一切都化为原初质料。

以太 父亲投到大地母亲怀里的雨点消失了，[4.但事实上一物的损失等于另一物的增加]

但是这之后金黄的谷穗就长出来，

绿枝就摇曳在树林间。

而树木自己也涨大起来，

载满了累累的果实；

这样，人类和动物就得到了食品，

这样，快乐的城市就充满了少女少男，

而茂密的林地就回响着新的鸟声；

这样，肥大而贪睡的家畜

就会在使人欢乐的牧场上舒展躺卧，

白色的乳汁就会从涨大的乳房滴下，

幼畜就用弱小的四肢在嫩草上跳跃，

新生的心由于暖热的鲜乳而充满快乐。

任何东西都不绝对消灭，虽然看来好象如此 ；

因为自然永远以一物建造他物，

从不让任何东西产生。

除非有他物的死来作补偿。

.

现在，既然我已教给你

事物不能从无中产生，[不可见的微粒的存在，可以由其他的不可见的东西的存在来佐证。]

当产生之后也不能使归于无有，

你切不要怀疑我的话，

说我们的眼睛并没有看见事物的始基；

因为，你该记住那些别的东西，

人们知道它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中，

但是它们却不能被我们看见。

大风狂暴地鞭打我们的脸孔和身体，[1.风]

“原始组分的钩链” “nexusprinciporum”，原始组分也是指原子。

以太指天空。

“..quaecumquevokentur”（262）：贝里认为与其解释为“虽然看来如此”不如解释为“一切可感知的事物”，这样，这一句就得释成：——“一切可见的东西都不会绝对消灭。” 鲁斯读法与里奥诺德读法相同。这些记号表示拉丁文原稿此处有中断。

把巨大的船只翻沉，云块撕开，
或者疯狂地卷旋而下，
在平野上撒满大树，
或者掠过山岭的峰头，
用震撼森林的狂飙。
它们就是这样地继续怒哮，
带着喧腾呼啸和凶兆的惨叫。
所以，显然是有不可见的风的物体
疾扫过大海、陆地和空中的云块，
暴烈地把一切搅扰、卷旋、抓起：
狂风就这样继续奔流，遍地堆起废墟，
正如大量本来性质柔顺的水
变成一条滔滔巨流，

而高山上倾盆骤雨
又以巨量雨水使它猛涨，
就冲击着向前带走了
林地的断枝残干和整株的大树；
当水流这样突然而至的时候，
就是那些坚固的桥梁
也不能抵抗这种冲击：
汹涌的巨流为不可计量的雨水所增强。
向桥墩四面攻打，使它们哗啦倾倒，
用波浪卷去那倾倒了的砖石和庞然巨块，
把一切想要挡住它的东西都冲开。
一切的狂风就象这样地运动着，
当它们象一条有力的水流
向某一个方向进展的时候，
就把许多东西向前驱赶，
然后又再以新增的暴力把它们抛下地面，
有时或者在卷旋中把它们抓住
并举起在锥形的旋涡里，带往远方：
所以，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表明
必定有不可见的风的物体，
既然它们的行径完全比得上
那些巨大的河流，其形可见的东西。
[2. 气味] 还有，我们认识许多不同的物味，

但却从未看见它们走向我们的鼻孔。

原文是“suntigiturventinimirumcorporacaeca”(277)，此句可以有两种解释：另一解释是；“所以显然风是不可见的物体”。

原文是“quareetiamatqueetiam suntventicorporacaeca”(295)，这一行和277行一样，还有另外一种解释：“……风是不可见的物 体”。

用眼睛我们看不见炎热或寒冷，3.热 4.冷 5.声音
人们的声音我们也老是看不见。
然而这些东西根本上必定是物体，
既然它能触打我们的感官；
因为除物体之外，没有什么别的东西
能够接触他物或被它物所接触。
衣裳挂在白浪拍岸的海边慢慢就变湿，6.湿气
湿了的衣服晒在太阳底下就会变干；
但是没有人瞧见湿气如何侵入衣裳，
也无人瞧见它如何被阳光赶走。
可见湿气是分散的许许多多的小点，
小得眼睛看不见。还有一件情况：
带在手指上的戒指会逐渐变薄，[7.损耗的事例]
沿内面那边，一年又一年；
屋檐的雨滴会把墙脚石块滴出窟窿；
弯弯的犁头，虽然是铁造，
却慢慢在耕地里不知不觉地磨耗。
我们看见石铺的大路
被无数行人的脚所磨光。
许多城门旁边的铜像，
由于无数过往旅人和它们握手致敬，
它们的右手就因屡被触抚而变瘦。
我们看见所有这些东西
如何由于消耗而越来越小，
但每次究竟有若干微粒消失，

妒忌成性的视觉却不让我们瞧见。
[8.增长]最后，时日和自然是把什么东西
一点一滴地加到许多东西上面，
而驱使它们按一定的比例长大，
不管我们眼光多锐厉，也半点瞧不出来。
[9.损耗]当许多东西由于岁月的消耗而衰老的时候，
当悬崖为它们下面的海水所腐蚀的时候，
我们也看不出它们每次失掉了多少：
自然就这样永远用不可见的物体来工作。

原文是“necporroquaecumqueacvomiciesenesescunt”(325)，“……由于岁日(aevo)和消耗(macie)而衰老……”，这是一种修辞学上的重名法，意即由于岁月的消耗而衰老。

虚空(329—417)

[虚空的存在]但世界并非到处都被物体挤满堵住：

因为在物体里面存在着虚空——
认识了这一点，对你帮忙会不少，
它会使你免于日夕疑惑不止，
永远究问一切而不信我的话。
因此必定有一种虚空，
一种其中无物而不可触的空间。

[1.没有虚空就不能有运动]如果不是这样，东西就绝不能运动；
既然物体那种能堵塞的本性
就会永远到处对一切发生作用。
这样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推向前进，
因为没有什么东西会让路给它先开步。
但现在，遍海洋、陆地和高空，

由于不同的原因并以不同的方式，
有多少东西我们亲眼看见在运动，
如果没有虚空，它们就会被剥夺去
不停的运动：不，那时候它们甚至
根本就不能生出来，既然那时候物质
会停留在静止中，各部分被挤紧在一块。

再者，任何东西不管看来如何结实，2.虚空说明了看来，坚实的东西的
可透性

仍然还是由物质和虚空混合所形成：
在石洞里面，有水滴渗出，
石壁上的水珠象许多眼泪；
还有，食物在每一个机体中找到进路；
树木长大并按照自己的季节结果实，
因为养料灌注了它们的每个部分，
从最深的树根经过树干和树枝；
回声经过厚厚的墙壁回荡着，
经过房屋紧闭的门户；
使人僵冻的寒气，渗入我们的骨肌。
如果不是有空隙让物体通得过，
显然这种种情形就绝不能发生。

再者，为什么在物与物之间我们能看见[3.说明了等大的体积重量的不
同]

有些东西更重，虽然它体积不更大？
真的，如果在一个棉花小团里面
有着和它同样大小的一块铅块那么多物体，
这两个东西就会同样那么重，
既然物体倾向于使东西坠下去；
反之虚空由于相反的本性却是无重量的。

因此，一个同样大小而却较轻的东西
无误地告诉我们它包含更多的虚空；
正如较重的东西表示更多的物质，
以及它内部包含着更少的虚空。
我们用论证来探求的东西
无疑是存在的，和物混合在一起，——
这就是虚空、那个不可见的无。

[无虚空而有运动的错误理论] 这里我却必须阐明一个问题，
预先对于某些人 的思想加以答复，
不然它就会引你离开真理的道路；
水，他们说，在敏捷的鱼类面前
总是让开来，使水中立刻就有路，
这乃是因为鱼类留下空隙在背后，
而空隙立刻又被让路的水流所填上。
这样，在它们自己中间，物是能运动，
并且互相换位置，不管物的总和怎样满——
这被人接受了意见其实完全是错误。

[1. 没有空间怎能运动？] 因为，鱼类怎能向前突过去，
除非水已经让开路？
而水又怎能让开路，
当鱼类还不能向前游去的时候？
所以或者是所有物体都该没有运动，

[2. 在两个突然彼此离开的物体之间，有一个瞬间的虚空] 否则一切东西
就应包含着虚空，
以便从它获得运动的开端。
最后，在两个宽而平的物体

撞在一起而又突然彼此跳开去的地方，
空气必定涌进这两个物体之间
刚刚形成的那整个虚空里面；
但空气不管冲流得多么快，
也不能一下子把空隙填满——
因为在它充满整个空隙之前，
它首先要流向一个地方。
但是，如果有人认为这件事 [关于空气的凝缩的错误理论]
其所以发生在物体跳开的时候，
乃是由于空气如此这般地凝缩了，——
那他们就是离开了真理。
因为本来不是虚空的现在就会是虚空；

“某些人”，指斯多葛派。

“这件事”，指该二物体中间的空隙被填满这件事。卢克莱修在此处意想着一种把空气看成可伸缩的弹性流体的见解，而驳斥它，说：就算如此，扩张和凝缩都必须以虚空的存在为前提。

而本来是虚空的地方，现在则是被填满。
并且空气也不是能够这样被凝缩；
就算它能够，但如果没有虚空，[没有虚空就不能有凝缩]
我想它仍然不能把自身收缩，
并把所有部分拉紧成一块。
因此，不管异论不管反驳，
你还应该承认物里有虚空。
本来我还可以用许多的论据，[知识的发展]
在这里来为我的话收集证明。
但是对于锐厉的眼睛，
仅仅这些注脚已够用，

借着它们，你自己就能认识其他的；
犹如猎犬常常地用鼻子嗅地，
只要它们嗅出了路面上某些足迹，
就能够找到虽然隐藏在树丛里面的
野兽的巢穴，那些山岭的梭巡者；
同样地，在象这样的问题上面，
你自己能够逐一循思想的足迹去追猎，
警觉地沿蜿蜒的道路
向秘密的地方前进，
而把真理从那里拉出来。
但是如果你懒洋洋游荡，
或者离开要点：就算所差极小，
那么，明米佑，我就能对你许纳：
我的歌喉将倾注出如此之多的
从我满怀深深水泉涌出的甘液，
因为我深恐步履徐徐的岁月
将会偷偷地沿我们的肢体爬进，
而把我们体年的生命的链锁解开，
当我还来不及借我的诗篇在你双耳中
灌进关于一个问题的全部证明的时候。